

<<记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记得>>

13位ISBN编号：9787549500345

10位ISBN编号：7549500347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董桥

页数：3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记得&gt;&gt;

## 前言

上星期英国朋友替我找到了丁尼生三本诗集，一八二七、一八三 和一八三三的初版，著名书籍装帧家利维耶旧皮装帧，深绿烫金色花纹，三本合装在黑皮金字书盒中。

每本诗集里都珍存一封丁尼生真迹手札，第一本里那封写给厄特里教士，说星期天晚上起程去多佛尔，星期一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过多佛尔海峡，暂时避开不去巴黎，怕遇上骚乱，转往布鲁塞尔。

是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写的，巴黎正在举行大选，群众上街游行争取共和政体。

我听说厄特里一生爱山，到处游山看山，跟丁尼生结伴去过瑞士玩了一个月，山上路人看到诗人跪在地上俯身观赏野花丛中一只蜻蜓，高声大叫说他隔着蜻蜓的双翼看得到花的颜色，一朵阿尔卑斯山玫瑰。

夹在第二本里的那封信写给替丁尼生出书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话，吩咐出版社让厄特里教士随便挑走诗人的书，要多少给多少。

签名底下日期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

第三本里珍存的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写给诗人作家贝涅特，也很短，谢谢贝涅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

这三封手札里写给厄特里那封连信封都保存了，贴着一个便士邮票，教士地址在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伦那几年住过那一区附近，搭火车天天经过，是个老乡镇，绿荫怡人，整天懒洋洋，连火车站月台上的鸟胆子好像都比别处的鸟大，不避人。

奇怪，一八二七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诗集书后贴了一张对折手稿，写明是丁尼生没有发表过的诗，共五节。

字迹纤秀，英国朋友说不像丁尼生笔迹，我看也不像。

这三本书里夹着的三封手札《丁尼生书信集》里都收录，那五节未发表的诗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传记材料也许拼得出头绪。

我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偶然猎得这样一盒老书几页旧信依然高兴得不得了。

小时候家里大人带我去一家破庙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说老和尚相术高明，随便批两句吓得倒一众信徒。

那天他摸摸我的头说：“十七岁出外漂泊，二十三岁与字与书结缘，一生不渝，旁的枝枝叶叶尽是造化，不必多说！”

大人们半信半疑，半喜半忧，溜到嘴边的一句话只好吞下肚子里去：“靠字靠书，这孩子将来愁不愁衣食？”

罗素说他两岁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读诗，对着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两行诗。

我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逃不停，拖到六岁才背得出那首“床前明月光”。

总之过完十七岁生日我真的飘洋到台湾读书，毕了业颠颠簸簸住过许多陌生的地方，没有一天离开过字与书。

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

朋友吓一跳。

“是清末民初的版本。”

我说。

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

庙里老和尚不点破我也推算得出此生毫不长进。

惟其不长进，这几十年里我才摸不着天多高地多厚写得几十本书：心中学问越小笔里胆子越大。

美国幽默作家罗伯特？

本奇利说他写作写了十五年才发现他根本毫无写作天分：“可惜我已经太有名了，没办法封笔。”

他家三代人都出了作家，孙子彼得写《大白鲨》拍成电影红得不得了。

老本奇利当过演员也写过戏剧评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给《生活》杂志和《纽约客》写剧

## &lt;&lt;记得&gt;&gt;

评叫好又叫座。

我连改行写剧评都太晚了，当演员也休想，太老了。

只好尽量守本分，拼命看书拼命玩书也拼命丢书：看不下去的书越来越多；看得下去的书大半是老书。

老书已然好玩，配上老装帧老得典雅老得气派，那是玩不厌的。

乔伊斯《尤利西斯》一九三一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印得大方，水蓝色封面反白字，怕弄脏，英国旧书商替我找装帧店做了个布面书盒贴一块烫金字的红皮，妥当极了。

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九二八年翡冷翠出版，一千本里编号三三三，劳伦斯签名，也供养在后配的书盒里，东京那位旧书商包了好几层牛皮纸送到我家来。

英国有个老前辈许多年前去法国拜访毛姆，他说毛姆家的藏书又多又整齐又体面，毛姆坐在书房里抽雪茄皱起眉头说他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远远瞄着一排排的书脊只想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埃德蒙？

威尔逊说好几位读书品味很高的饱学之士常常劝他不要低估毛姆的作品，可惜威尔逊始终看扁毛姆，判定他终归是个二流作家。

他说英美读书界程度下降了毛姆才那么红：“他的作品确实好看，确实有趣，文词越浅白越见文采，可是他的故事到底是杂志货色，就算题材严肃，情节还是蹩脚得要命。”

他说那是毛姆写连载小说媚俗之计，每一期都要制造一些奇情。

我是老派人，还是喜欢毛姆。

我的文章从来都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肯定也是威尔逊说的“杂志货色”。

我的文词还没有练出毛姆的功力，我很介怀，也很沮丧。

我深信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最是关键。

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

年轻的时候我效颦，很高眉，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

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

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

阅世一深，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那是境界！

我读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摆进去的都好看；没有“我”字的长篇短篇都逊色。

“我”不可怕事，总要堂堂正正站得出扛得起才行。

这当然是偏见。

说不定七十岁以后我又生出另一些偏见。

到时再说。

写作免不了师承也免不了偷艺。

大仲马不介意妻子跟朋友私通，还喜欢把情人让给小仲马消受，小仲马忍不住说：“我真腻烦了，老爷子你怎么老把你的老相好让给我睡，新靴子也要我先穿松了你才穿！”

大仲马听了说：“那是你的造化，证明你的器官够粗你的脚够细。”

大仲马写得出《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终于也写得出《茶花女》。

连出家人悟禅听说都要本源。

邱琼山路过山寺，惊见四壁都画满《西厢》：“空门安得有此？”

“老僧从此悟禅！”

“从何处悟？”

“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三十多年前伦敦旧书商克里斯说埃蒙特？

威尔逊这样的人多得很：“毛姆只有一个！”

他说他做旧书生意二十多年，走进书店找毛姆的客人多极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从来没有人找威尔逊。

“丁尼生的老诗集也是，收进一本卖一本，也许是学校里一代一代的学生都要读他的诗。”

英国批评界几乎都跟诗人奥登的说法一样，都说丁尼生抒情最耐读，叙事诗、史诗都弱。

## &lt;&lt;记得&gt;&gt;

艾略特称赞他是听觉最灵敏的英国诗人，不输弥尔顿，说他韵脚押得尤其精到。

桂冠诗人奥斯汀说丁尼生的诗是“客厅诗歌”。

我倒深信文学作品赏心之余还要悦目，案头这套诗集摆在客厅里绝不寒伧，每一本都曾经美国三大藏书家珍藏，贴了印记。

一位是Abel Berland，芝加哥著名律师，坐拥世界级藏书室，二一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开专场竞拍藏品。

一位是Frederick S. Peck，十九世纪生在罗得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名门之后，做过官，收藏拜伦遗著出名。

还有一位是Harry B. Smith，纽约人，作家，音乐家，珍藏名家手稿信札最多，一九一四年《纽约时报》全版写他的藏书室。

都说电子书快代替纸本书了，我不信。

胡适之对张爱玲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

用不着真去都闻得到书香了。

我不敢想象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

那是胡先生穿长袍跟不穿长袍的分别。

我在台北见到的胡先生是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轻松，潇洒，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身西装当上驻美大使那几年胡先生多委屈，多倒霉。

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干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

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

旧派人应该做些旧派事才合适。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在大陆重编重印我近十五年里的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居间商议，海外传统纸本书整理成国内一套传统纸本书，我想试试。

五十年前我在台南一位老先生家里看到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句子好，字也好：纸本书即便藏着蠹鱼也甘心，也诗意。

都说老头子都倔，电子狂风都吹斜了我的老房子了，书香不书香挑起的事端我倔到底。

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香港

<<记得>>

内容概要

董桥写自己所藏的新旧清玩，这些有生命、有故事在里头的文人宝贝：如梁启超的遗墨，王世襄的玉钗葫芦，张充和的书画，林青霞的新书……从故事里走出来的，是清玩，更是人物，淡淡地栖身古雅的人物。

他的散文是日常的叙事，平淡、平常、平实，清新可读。

在这个文字日渐粗糙化的年代，董桥把玩诗词、古画、闲章、羽扇……文字精致圆熟，具贵族的优雅逸致与文人的婉约多情。

## 作者简介

### 董桥

福建晋江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研究多年，又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从事新闻工作。

现任《苹果日报》社长。

先后曾任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顾问，《明报》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主任，《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

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在港台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成都、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记得>>

书籍目录

新岁百吉敬慕周绍良先生一纸清供曾孟朴好事梁启超遗墨 集锦扇子七十岁 任伯年团扇《青玉案》散  
记溥靖秋画蛱蝶又听到《望春风》 珍惜家书艳阳下的马丁尼张充和耶鲁书展犀角的欲望紫杉树下和杨  
老板聊天 兰庭剪影云在青天水在瓶墨影呈祥如画，如史朱石麟的月亮书札影真好看字里；字外周作人  
妙品想慕思明园真是瑰宝随意到天涯卡普里之恋风雨故人来老唐养静两般秋雨永远的琥珀企鹅旧梦我  
的董其昌题林青霞新书怀念柳先生史特罗夫太太字里吉凶橙园纪事沈先生那枝笔小海娶亲文窗劄记皇  
帝的旧书王老的心事余英时新书付梓志喜工尺谱归我珍存后记

## &lt;&lt;记得&gt;&gt;

## 章节摘录

《记得》 一纸清供 ——中外的老古董才讲究书法讲究笺纸。匆匆网络挂帅，毛笔钢笔很快入殓了，谁还费心印彩笺玩彩笺藏彩笺？闻过典雅世代的最后一缕香火，几十年前我也试印私人用笺，八行朱红笺纸钤上一朵闲章我订制了几百张，写三两句短筒的小小朱丝栏便笺老家书仓里还找得出一二叠，赶紧收归己有，从南洋带到台湾带到英国再带来香港，早几年用完了。

《记得》 犀角的欲望 ——毛姆说英国作家写英国人不难，写外国人往往写得吃力。不同国家的男人女人都不光是男人女人那么简单：他们是他们成长的土地，是他们住过的房子，是他们学步的花园；他们是他们玩过的游戏，他们听惯的乡音，他们吃过的菜肴，他们进过的学堂；他们是他们做过的运动，他们读过的诗歌，他们信仰的神祇。他们身上隐藏着许多他们独有的经历。

《记得》 紫杉树下 ——说老派不是说她岁数大了：在伦敦跟她交往那些年她三十刚出头，结过婚，离了婚，一个人过着宽宽裕裕的大生活，娘家夫家的庇荫听说够周全了，律师行的差事又牢靠，工余她于是尽情亲近她喜爱的人与事与物。长得不是美艳，是可人，那几滴西班牙血统最管用，五官雕深了四分，轮廓描浓了五分，连栗色的浓发都荡着海明威沉淀的欲念。

《记得》 云在青天水在瓶 ——伊恩太喜欢姨娘这个人物了，说她什么露骨的话都敢说，端庄起来比上流社会的贵妇还端庄，处世哲学只有一条：睡房是睡房，床上的事全在睡房里做；套房是套房，套房里接待客人有客厅，请人吃饭有饭厅：“漏一句说不出口的是客地遇上艳福套房里那张床总是舒服些！”

《记得》 如画，如史 ——明末女伎写得进卷帙的都是绝色。陈圆圆红袖里系。

着天下安危，一首《圆圆曲》伴她香魂不灭；柳如是曾经是钱牧斋的爱妾，命运尽管寂寞，名气百代不衰；李香君听说确然极艳，孔尚任一部《桃花扇》带她走遍有井有水的地方走了几百年；董小宛更热闹，冒公子《影梅庵忆语》虔心替她的姿慧点上一盏长明灯，吴梅村那样的大诗家《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之后忍不住《又题董君画扇》，如醉如痴。

《记得》 朱石麟的月亮 ——我读中学教国文的诗人谢小谢老师说天上月亮从来注定是悲愁的文学符号，稚童启蒙启的也是霜寒，也是乡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从此月是秋月，花是春花，现成的，阴性的，铁板铜琶才配高唱大江东去，红牙檀板只合低吟晓风残月。

谢老师那番话我推敲到老还在推敲。

《记得》 书札影真好看 ——从小读周作人，读俞平伯，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长衫人物的袖里清芬，尽管都吹过欧风，淋过美雨，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盏苦茶，那一株古槐，朱丝栏间浮动的墨影永远是三味书屋和春在堂的疏影。

说颓废，那是最后一代文化贵族的颓废；说闲散，那倒不是秦淮梦醒灯火阑珊的闲散：是钟鼎胸襟供养温山软水的脱俗。

《记得》 两般秋雨 ——在西方，只有文章大家才敢出这般精致的单篇小书过过瘾，要手工印制，要量少价昂，纸张、字体、装帧都有讲究，有名堂，那是两般秋雨别饶逸趣了。

《记得》 选读之一 张充和耶鲁书展 今年四月十三日，美国耶鲁大学庆祝书法家张充和九十六岁生日举办“张充和题字选集”书法展。

照说，张充和生于一九一三年阴历四月十二日，阳历生日应该是五月十七日，书展为了赶在学期结束之前举行，选订阳历最靠近阴历生日的四月十三日开幕。

那天，耶鲁图书馆东亚分部图书室里来了一百二十多位宾客，馆方还邀请纽约海外昆曲社好几位社员光临，安排他们在开幕仪式礼成之后跟张充和一起演唱昆曲，九旬寿星奶奶不仅嗓子清润，字正腔圆，连台上风韵都不减当年。

## &lt;&lt;记得&gt;&gt;

余英时先生来信说，耶鲁孙康宜教授和旅美几位张充和先生的友朋，都想出版一册张充和墨宝，收集她多年来为人题写的书名、匾额等墨迹，收齐了印成这位书法名家的书谱，孙康宜早已经为《选集》的展览写了一篇《小题亦可大做：谈张充和题字选集》。

孙教授文章里说，当初她跟张充和提起耶鲁大学要为她举行“题字选集”书展的时候，充和先生半开玩笑说：“我的那些题字啊，简直是小题大做了！”

孙教授一听大喜，说张充和书法风采卓越，靠的正是老太太“小题大做”的创作精神，每次人家求字，就算只求几个字，她都费尽心思慢慢打好腹稿，酝酿多时才展纸搦笔写了又写，试了又试，直到写出气势，排好布局，这才终于完成上佳之作。

我观赏充和先生法书好多年了，笔笔稳帖，字字生姿，没想到竟是如此老谋深算。

写字实难。

好久没有张充和的消息了，岁数那么大，她不发话找我我不敢贸然打扰她。

波士顿大学白谦慎向来悉心照顾充和先生，去年还听白先生说老太太记起我喜欢她写的一副对联，说是改天找出来邮寄给我，我没接腔。

充和先生送过我一幅墨宝我已然很满足了，我迷她的字迷了好多年，家中还存了几幅都是我在大陆拍卖会上拍到的，这样玩赏起来安心得多。

她记得我喜欢的那副对联是七言对子：“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隶书写得极老练，句子也高妙。

去年上海陆灏送我几张小对联纸，我一时贪玩，戏仿何绍基体行楷给他写了一对，小思、许礼平看了说好玩，我又给他们各写一对。

书法这门艺术其实很折磨人，不碰，一辈子都想象不出个中甘苦；碰了，一辈子都陷进追求腕底技艺的苦恼之中，好字看得越多越恨自己无暇专心，天天非花一些时间练习根本休想成器。

充和先生几十年苦功下得深谁都晓得。

听说她的德国夫婿傅汉思也是十分用功的学者。

老太太在耶鲁教授书法和昆曲，傅汉思这位汉学家是耶鲁东方语言所所长。

张伟华写过一篇《曲终韵自存》说，傅汉思精通多种语言，教古希腊罗马文，一口汉语极流利，在家里跟张充和全说国语。

傅先生从小学钢琴，家里有一架德国运去的贝斯坦，张伟华问他平日弹些什么乐曲，他说他弹贝多芬，弹一一号奏鸣曲，那是贝多芬晚期五首奏鸣曲之一，感情很深，技巧最难。

上一代人都肯下苦功，他们的三姐夫沈从文也了不得，写书做研究够苦不说，练字他也绝不放松，干校没有纸张他总是在杂志的空白处用毛笔写下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

沈先生一九八一年秋天到美国住在张充和家里还写了不少幅字，充和先生二十多年后竟送了我一幅斗方，帅得要命。

一九八八年沈从文辞世，张充和写的挽联刻在墓碑上：“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四句联语第一句第三句最后一个字，加上第二句第四句最后一个字，凑起来正好是“从文让人”四字颂辞！

孙康宜教授说，张充和后来还给《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别集》题了封面：“在那些秀逸的笔画间，谁知道凝聚了充和多少中夜的苦思和挥毫的心力。”

从前，亦师亦友的申石初先生读书读到前辈文人雅士的轶事总是一一集存，有的影印，有的剪贴，有的手抄，中国的，外国的，全要，说是将来再老些他想整理一本中外文人轶事漫录，像明清古人那样印个袖珍版线装书，随手翻查，随兴选读，文字要修饰得越考究越好。

照他说，大青年间的不算，光是清末民初到一九四九年的老民国，材料已然多得不得了；西洋轶事也集中从二十世纪上半叶那几十年间的书报选材。

南宫搏先生有一回酒后兴致高，他告诉申先生说抄录了同一时期老民国诗人的佳作，大半是纪事诗，也有百多首之谱，改天一并交给申先生处理。

当时他们越谈越投契，干杯结盟，过后彼此都忙，也都不再提了，没几年申石初仙逝，又过了几年南宫搏也谢世，文人轶事资料从此散失。

## &lt;&lt;记得&gt;&gt;

前几天我收到南京友人张昌华寄来一部新印的《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里头一篇卞之琳的《合璧记趣》说，一九五三年秋天他到江浙参加农业生产合作化试点工作，有一晚在苏州城里滞留，人家安排他借宿老朋友张充和旧居的一间楼室。

他夜半无聊翻翻书桌空抽屉，赫然瞥见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诗稿，非常珍稀，当即取走保存。

一九八一年卞先生到美国小游，整份诗稿当面还给张充和。

张充和喜出望外，说她手头留着沈先生改了诗写给她的信，遗失的正是这几份诗稿：“一信一稿经三十多年的流散，重又璧合，在座宾友，得知经过，同声齐称妙遇！”

卞之琳这段轶事像小说那么离奇，申先生看到了一定收进他的卷宗里。

这部《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是张昌华、汪修荣合编的选集。

《水》原先是张家在苏州九如巷出版的家庭刊物，一九二九年创刊，中间停过刊，一九九六年复刊，兄弟姐妹一起组稿、刻版、油印、装订。

他们十姐弟我只熟悉张充和，收到新书先读高翔写的《张充和的印章收藏》。

充和先生写字都钤上几枚古雅的闲章，原来这些闲章来头都显赫，石头佳，印钮佳，篆刻佳，耶鲁展览会真应该展出这些老石章。

也巧，收笔前收到大诗人周梦蝶先生托叶国威给我寄来的诗集《十三朵白菊花》，他听说我偏爱“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竟在扉页上工楷录了张充和另一首作品：“游倦仍归天一方，坐枝松鼠点头忙；松球满地任君取，但借清阴一霎凉！”

真好，充和先生清丽的韵致款步传到台湾去了。

《记得》选读之二 题林青霞新书 毕竟不是同一辈的人。

读林青霞文章有些段落觉得她可以再写深些，有些情节她着墨稍浓，我想着替她冲淡些，再一斟酌，还是轻轻放她过去：过些年她的视野会变，笔锋会变。

我开玩笑骂过她没大没小，她很认真向我赔罪，我也很认真看到她这个人讲分寸，讲礼数，讲操守，写文章绝不草率，幸亏我从来不在她原稿上多动红笔。

没大没小说的不光是做人的规矩也是作文的忌惮，随随便便增删她的文字，没大没小的不是我倒是我了。

认识林青霞之前我先读过她的几篇小品，觉得亮堂极了，觉得她应该腾点时间和心绪在这段路上多走几步。

我跟马家辉说了。

我也曾经想过约她写稿，转眼又嫌折腾，嫌麻烦，嫌唐突，拖淡了。

人老了许多事情徒有那份诚心没有那份耐心。

偶然拜读很少几篇新秀的好作品心中欣喜是一回事，着意鼓励似乎多事了。

多事不好。

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还学不会不多事那叫不长进。

说得再白些，饭局茶座酒会我都嫌烦，好朋友随兴随意不约而聚反而开心。

奇怪，那回林青霞找金圣华约我一叙我倒一口答应了：我想我真的很想欣赏一下她绝代的风华。

林文月那篇《午后书房》写她“睡了一个失眠的午觉”坐在书房里随想随写。

林先生说她“独坐良久，倒也未必是一直专心读书写作”，偶尔重读远方来信，偶尔什么念头都没有，偶尔安享这个宁谧的斗室，自在而闲适：“天色已昏暗，我本想让吊灯也亮起，可是并没有走到门口去开那个开关，反而顺手把台灯关掉；于是，薄暮忽然就爬进我的书房里。”

林青霞告诉我说她要出文集的时候我想起林文月用了这篇《午后书房》做她一集散文的书名，林青霞是夜猫子，读书写作好像都在午夜，她的文集似乎可以改林先生一个字题为《午夜书房》，稳健，写实：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台，突然想到什么，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

这段叙述直接，干净，清楚，素笔描写回家伏案到天亮的过程，一连用了十五个逗号不滞不塞。我初读觉得三处逗号应该改成句号；再读，有点犹疑了，不改了，生怕改了坏了那朵浮云那弯流水。

## &lt;&lt;记得&gt;&gt;

林文月说文章像行云流水自然无滞，那是作者把文章写成如行云如流水一般自然的效果，跟雕琢过的文章一样，是作者费过心的经营和安排。

林青霞每回要我改文章我总会想起林先生这番体悟，尽量不去改动她的经营和安排，顶多替她挪动几个标点符号，林青霞于是说“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

我原想改为句号的三个地方是“马上伏在桌上写”；“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

拿着红笔几番踌躇之际，我回头看到这篇《新书自序》第四段第一句话说“马家辉是我的伯乐”，句号：她下标点显然都盘算过了。

我踏踏实实收起了红笔放任这段清溪潺潺流荡。

一天，我在陆羽茶室遇见林青霞的一位影迷，五、六十岁的绅士，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不得了，说是从来没有错过林小姐的电影，林小姐刊登在报刊上的文章他也从来一一拜读：“拍过百部片子的人了，身上怎么说也养着不少文学细胞，”他说，“确实是个会写文章的人，只是一生如意，未经磨难，篇章里少了三分沧桑！”

是初识，我笑了笑没有跟他深谈。

文学真苦，真冤，这位先生说的这番传统观点我听惯了。

文章其实只分好坏，不分哀乐，真要林青霞受苦受难才写得出惊世巨作我情愿她不写。

上星期读洪深女儿洪铃写女作家赵清阁我心里难受得要命。

她说一九五二年二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赵清阁受命在会上公开自我批判，她不肯谈政治只肯谈创作谈文艺思想，她满腔委屈在会上一边讲一边流泪，台下听众还以为她检查深刻，忏悔饮泣。

会后，赵清阁默默走出会场，张爱玲从大门外迎上来跟她握手，什么都没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不久，张爱玲迁来香港前约赵清阁到咖啡馆话别：“张爱玲可以离开，可赵清阁阿姨无处可去。”

她留在上海承受生活、工作、经济、感情的压力，闭门谢客，闭门酗酒，闭门抱恙，直到替上海电影公司写剧本《女儿春》她才“出山”，一九九九年八十五岁去世。

洪铃这篇文章叫《梧桐细雨清风去》，写尽赵清阁一生不愿意写的大悲大痛和大难。

我书房里她画的那幅小小设色花鸟还在，笔意跟她的容颜一样清秀，一样脱俗。

美了几十年，红了几十年，林青霞一定有点累了。

读她的作品我起初只顾认文不认人，忘了有些事、有些人、有些从前、有些现在、有些未来别人可以放手放心写，她不可以。

认识久了些，交往深了些，我渐渐熟悉她的避讳和她的考虑，读她的文章我于是多了一层体念和体惜，尽量迁就她细致的顾忌，尽量在她的框架里给她说说一点措辞上的意见。

当然，文章里有些环节我觉得她应该放松写的我也轻轻提醒她：谨慎惯了她难免忘记写作的尺度可以比做人的尺度宽绰些。

我在台湾上过学，林青霞在台湾成长。

我的台湾是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荒村鸡鸣，断桥蓑笠；她的台湾是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旧民国的教养还像柳梢的月色那样朦胧，带着淡淡的矜持楚楚的爱心还有庭院深深的牵挂，茶室里那位先生说的文学细胞也许是这些养分的功德：“隐隐作痛的感觉挺好的！”

前两天她在电话里说起脚背撞伤忽然进出这样一句话。

果然是隐隐然的一份眷注，林青霞的写作历程不缺伤逝的隐痛，不缺哀乐的反省，那已然够她下半辈子消磨了，谁还忍心稀罕梧桐细雨里一波接一波的大悲大痛和大难？

纵然不是同一辈的人，她字里行间的执著和操持我不再陌生，偶尔灵光乍现的感悟甚至给过我绵绵的慰藉：我们毕竟都是惜福的旧派人。

……

<<记得>>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